

无论讲话人使用的是 L1 语言还是 L2 语言，恰当的翻译都能够重现外文言语中的含义。

以上表述已足够直接，与现代笔译人员和口译人员自诩的能力完全对应。但它并没有说明翻译到底是什么，因为言语的含义并不简单。我们所说所写的内容有很多种解读方式。实际上，言语拥有各种不同种类的“含义”。含义的意义令人畏惧，但也是翻译研究绕不开的话题。从哲学角度看，它可能是一团糟——但这其实是每一篇翻译实际解决的问题。

显然，表面的含义下还暗含很多内容。下面，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吉姆和朋友们一起去爬山，可他脱离了团队，走进了一片茂密的树林。此外，他根本也分不清楚方向。这时，他闻见了一阵咖啡香。这对吉姆来说是真实且重要的信号——但与上述文字无关。

只有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被称为征候性意义。味道、噪音、身体的感觉、自然或人造物品的存在一直都



有自己的征候性意义。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能接收到数千条征候性意义的信息，但留下的只是在我们的世界中自己需要的那些。同样，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其征候性意义都从这句话被说出来这一简单事实中发散出来。如果我走进一家咖啡店点了一杯意式浓缩咖啡，这代表什么呢？作为一种征兆，这代表我会说英语，侍者也会说英语等。这一点显而易见。大多数情况下，言语的征候性意义反而因为太过明显而被人忽略。不过，事情并非总是如此。

《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 是约翰·斯特吉斯(John Sturges) 1964年执导的一部电影。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德国战俘营爆发的大规模逃亡事件。该电影的主要角色英军中校巴特莱特精通法语和德语，他和只会说英语的麦克唐纳联合起来，一起从隧道出口去往海峡沿岸。他们两个乔装成法国商人，排队准备登上通往自由的公共汽车。上车之前有一次安全检查。巴特莱特凭借自己熟练的法语和德语顺利通过了检查。就在他上车之后，狡猾的警察突然对两个人说了一句“祝你们好运！”(“Good luck!”)——用英语说的。麦克唐纳正要上车，可听见这句话，他习惯性地回头，面带

微笑，一句“谢谢”(“Thank you”)脱口而出——这句话终结了他的逃亡之旅。其实，并不是警察或麦克唐纳所说话语的字面意思导致了逃亡的失败，真正起作用的是语言背后的征兆意义。

除了一个人使用的语言，用另一种语言是无法重现该种源语言中的征兆意义的。比如，一个人用芬兰语就无法重现“从德国战俘营逃离时说英语”这句话的感觉。在法语版的电影《大逃亡》中，“祝你们好运！”和“谢谢”都保留了英语的原音——这就要求法国的观众能听得懂英语，能明白在战时德国使用英语这件事背后的征兆意义。但是对于英语、法语和德语只是“普通西欧语言”的观众来说，无论是否翻译人物说出口的句子(就像在法语版中保留下来一样)，对话的整体意义都会消失，因为只有保留英语才会有电影要达到的效果。于是，译者就必须另加一层或另辟蹊径表达，比如加入字母或小标题等。补充的内容应对言语有源语言的描述，比如“德国警察在说英语”或者“当局使用了逃犯的母语，而且愚蠢的逃犯也用同样的语言回答了”。这算是翻译吗？当然是。因为这样做的目的和实际效果是让观众迅速了解外语中言语的含义。但这种翻译并不



符合本章开头给出的翻译的定义。字幕没有用另一种语言重现言语的含义，只是给了观众所需要的信息，而且这种信息不是让观众了解演员到底说了什么，而是说了这句话之后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对任何事的理解总要涉及将一个人所说的话（比如麦克唐纳说的“谢谢”）与其中所蕴含的含义相结合。这是所有沟通最基本的框架。可问题在于，人们所说的话与其背后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很不稳定的关系，通常极为模糊。毕竟，只会说英语的逃犯在回应德国警察的“祝你们好运！”时，只要使用了英语，那么结果都是一样的，他都会被逮捕。在电影的场景中，无论他说的是“谢谢”“滚开”还是“您真是个好人”，都会有同样的含义，通过展示所有的句子都会有同样的中文字幕，你就能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了。

回到相似的例子中，吉姆和同伴简在树林里迷路了。其中一个人可能会说自己闻到了附近传来的煮咖啡的香气：“啊哈！我闻到了咖啡味！”或者“你闻到了吗？”又或者“你也闻到了咖啡味吗？”语言学家会说这几个不尽相同的句子中蕴含着不一样的意义，但在当时的场景中，它们都有同样的含义——也就是说，营

地就在附近，他们没有迷路，很快就能和其他人会合。翻译时，这些句子意义之间的差异并不太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保留话语中的含义，而且译者的主要技能就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这种含义。对话的正式感和迷失在树林中的男女相处时的习惯和规则，因语言和文化不同，会产生很大变化。在吉姆和简的故事中，译员的工作就是使用目的语及目的语文化中恰当的形式，表达话语在特定环境中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至于所选词汇的形式是否与吉姆所说的句子含义相对应，就不是很重要了。

当然，吉姆闻到某种香味的时候也可以不用语言来表达，可以表现为脸上的微笑、吸鼻子或挥手的动作。在很多类似的情境中，非语言交际也能达到与话语几乎相当的效果。这在翻译研究中显得非常尴尬，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意义的表达不只局限于文字。到了了解某事真正的含义以及实际接收到的意义的层面，语言以及非语言交际之间的界限就非常模糊了——在吉姆和简的例子中，微笑、吸鼻子、挥手和真正说话的表达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这些表达中没有明确的切入点，只是语言使用和其他方面之间的转变。



表象及非语言成分对于语言表达的意义刚好在翻译的范围内，或者说稍稍超出一些。因为翻译只涵盖有语言形式的话语——然而，话语所包含的内容却远超过其语言形式。正因如此，没有明确的方式可以判断哪里是上一个意义样态、类型或层次的开始，哪里是下一个的开端。在电影《大逃亡》中，如果去掉“公交车陷阱”部分的声音，你就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穿着皮外套的男人对另外两个穿着普通衣服的人说再见，那两个人中的其中一个回头表示感谢，可这时，那个刚说完话的男人不知为何突然就想跑。看到这些，你根本不会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如果没有看到场景，只是听音频，你就只会听到一个略带德国口音的人说了一句“祝你们好运！”那你就更会觉得不明所以了。单独的情境无法表达话语的含义，一定要听到话语才可以；反之，单独的话语不会包含足够的信息，无法让人重建情境。情境与话语缺一不可。

电影是探索各种意义发生方式的有效工具。我们从某个镜头或者某个序列中理解到的内容，其实是由不同的技术手段对各种不同的信息加工而成。相机的角度和景深、装饰、角色服装、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配饰、

声音效果和背景音乐，都会影响我们从某个序列或镜头中对意义的提取。在最成熟的电影中，所有流媒体缺一不可，均不能单独出现。各种流媒体共同工作，就像一场音乐会，它们出现的时间也是其所构建的意义的一部分。每种意义流都是场景的一部分，能赋予其他部分表达含义的能力，必要时还会影响它们具有的特定含义。

从电影中可以清楚看到的，一般也适用于人类的交流，包括最直白和最简单的句子。无论是对于翻译文本还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意义即情境。

基本上每天早上8点左右，我都会说“One double macchiato to go”（“一杯双份焦糖玛奇朵带走”）。说这句话的场景在咖啡店，是顾客说给咖啡师听的，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其本意。情境（咖啡店）和参与者（顾客以及咖啡师）都是言语的意义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的部分。可我们现在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凌晨2点，躺在床上，你对自己的另一半说了这句话。或是这样的场景：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骑行狂热分子抵达图阿雷格营地时说了这句话。这句话中的每个字词都还是一样的，但其意义却大为不同。从征兆意义角度看，可能是你做了噩梦，或者是骑行车手因为脱水失去了理智。语言行为



的任何一部分，甚至是一杯咖啡这样简单的要求，都会在言语情境发生变化时产生不同的含义。

我要强调一下这一点：话语对说话者和接收者的意义不只单单依靠字词的含义。在决定话语如何表达意义（以及话语有效传达的意义）方面，众多关键决定因素中的两个是：话语被表达的情境（时间、地点以及对出现在彼时彼地的人们通常会做出的行为的了解），以及参与者的身份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字词的语言意义无关紧要（双份焦糖玛奇朵这种饮品和“瘦弱的湿帽子”不同），但一句话说出口时，表达的只是部分内容。这可能只是能看到的唯一可以翻译的部分，但要表达整个话语的全部意义就远远不够了。

在一本语言研究经典作品中，哲学家 J. L. 奥斯丁<sup>①</sup>指出，有些英语动词不是用于描述一种动作，而是通过刚说出来的话语做出的一种动作。“I warn you to stay away from the edge of the cliff”（“我警告你要远离悬崖”）这句话之所以是一种警告，是因为讲

① 约翰·奥斯丁 (John Langshaw Austin, 著作常署名 J. L. Austin, 1911 年 3 月 26 日—1960 年 2 月 8 日)，英国哲学家，属于分析哲学学派，以语言哲学为专长。——译者注

话者说了“我警告你”。在英语中有很多施为动词 (performative verbs)，但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却不一定完全相同。然而，如果要把承诺 (promising)、警告 (warning)、建议 (advising)、威胁 (threatening)、结婚 (marrying)、洗礼 (christening)、命名 (naming)、判断 (judging) 等归为特殊的动词，也是困难重重。举例来说，除非这些动词可以满足各种非语言条件，否则很少能构成它们所指代的行为。“我命名这艘船为皇家水仙花号”这句话要想发挥其效用（也就是真的命名一艘真实存在的船只）就要满足这几点要求：有权发动船只的人在船只实际发动时说了这句话，且船只发动时的仪式也在同时进行——人们在船头打开香槟，制动器被移开，等等。举个例子，如果这句话发生在其他场景中，说话的是一个坐在绍森德码头帆布躺椅上的人，那么这句话就不包含命名船只这个动作。奥斯丁将这些一个施为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成功发生时所必要的伴随物称为“适切条件”。当然，如果篡改“动作”完成所需要的适切条件，那么该动作会因各种原因被削弱或滥用。但这并不影响奥斯丁的关键观点：言语的效力，并不完全是组成该言语所有单词含义所具有的功能。非语言部



分及语言表达的环境——这个人，在有其他人在的情况下说话，说话的时间和地点等——才是真正让语言使用者决定选词的内容。

不使用任何可能有关“执行”某一动作的动词，也可以用很多其他动词表达很多动作。比如，有人求婚时，我可以回应说“我当然愿意”，或者说“我愿意”也一样，表示自己承诺嫁给某个人；紧急情况下想警示某个人时，可以说“离悬崖远点儿！”威胁某个人的时候，我可以通过自己的语气，让他们不要多管闲事。话语的作用不单单依靠话语中用词的含义。很多情况下，单凭语言学方面的证据很难说明它们完全相关。

刻意改变话语的一个或多个基本语境特征，通常会使得有意义的表达变成毫无意义的表达。反之亦然：通过假设某种替代性的情景，没有意义的表达也可以变得有意义。在自己的经典作品《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 1957) 开篇，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编造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句子，用于解释有意义的句子与语法正确的句子之间到底有何重大差异。乔姆斯基编造的句子是“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从语法角度讲完全正确，但根本毫无意义。

几个月之中，机智的学生们想出了很多方法，想证明乔姆斯基是错的；此外，斯坦福大学迅速组织了一场比赛，想要使“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这句语法正确的句子也能成为有意义的表达。

以下是获奖的解读之一：

这只能是还未到来的绿意(verdure)，让我们在秋日里就买些尚在冬眠的块状蔬菜。这些蔬菜上盖着棕色的纸，等着我们种下，等着我们照顾。让我惊讶的是，在这一层纸下，它们在看不见的地方努力快速生长，等着突然之间送给我们美丽的惊喜，绽放美丽的花朵。虽然冬天统治着大地，但這些无色的绿色想法却疯狂地睡着。<sup>①</sup>

现在看来，“无色的绿色想法”(“colourless green ideas”)这一表达或许可以用于表达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谈判主题；用“疯狂地睡着”形容大会各个主题微不足道的成果再恰当不过。关键之处不仅仅是说人们总是玩文字游戏，总是把权威性的概括批驳

① 摘自《语言学家名单》(*LINGUIST-List*), 2.457, 1991年9月3日。



得体无完肤，而是说：任何语言中，语法正确的句子都有一个有意义的话语语境，这样才能构建出来。这也就是说，一切可以说或者可以写的东西——哪怕是无意义的——都可以（在某些时候）被翻译出来。比如“*Verdi idee senza colore dormono furiosamente*”<sup>①</sup>。

有些话语通过被说出来的这件事表示日常的动作——比如问候、命令、要求等——要翻译这类话语就需要目的语也包含同样表示这些日常动作的词语。但在人们如何遣词造句方面，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之间有很大差异。某个承诺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要恰当表达这一承诺的适切条件以及语言形式就可能有很大不同，比如，在日本和美国，这些方面就相去甚远。比如“*I promise, cross my heart and hope to die*”（“我心画十字，以死起誓”）这一句话，如果使用目的语表达类似的承诺，那么就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不妨再说一次，通常情况下，话语的作用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翻译时，字面意思（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表达）就不仅仅是，或者说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这些事项不只会影响奥斯丁口中的施为动词。用

① 即“*colou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的意大利文。——译者注

语言可以做的事情远远会超出承诺、警告、授爵、命名等会吸引哲学家注意的范围，因此，我们不必把这些英语中并不算特殊的动词当作掌握语言使用一般方面的唯一方式。我对一个偶然遇到的熟人说“*How are you?*”（“最近怎么样？”）时，要表达的是社会习惯中的问候，使用的是传统观念中与之有关的话语。无论我是使用施为动词（“尊敬的阁下，我谦卑地向您问安”）还是不使用（比如只是说一句“你好！”），包含问候动作的表达只有在我做出这种动作的时候才有意义。不难看出，翻译“*How are you?*”这句话时，其实翻译的是问候这种日常用语，而不是“*how*”“*are*”“*you*”每个单词的含义。但在旅行短语手册中被广泛接受的语言使用情况也适用于很多其他翻译情境中。不符合目的语语言习惯的构建模式完全毫无用处，就好像翻译“威胁报复”时，如果翻译后的文本不符合目的语文化中威胁他人的惯例，那翻译后的文本就不能算是一种威胁，也不算是一种翻译。

2008年夏天的《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热门文章，标题如下：

GOP VEEP PICK ROILS DEMS



要想了解这一标题的含义，就需要了解前一次 2008 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的美国政治大事，包括两个主要党派一直以来的绰号等，还要熟悉曼哈顿伏案夜书的编辑们的文字游戏。我们是不是应该同情一下译者们？毕竟他们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重现故事的脉络。其实也不必。标题中文字的字面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是作为标题出现的。和英语媒体文章中的很多标题一样，“GOP Veep Pick Roils Dems” 可以用其文章内容来表示，而且文章内容使用的语言不会这样精简。译者的任务——如果真的是译者来翻译文章而不是编辑的话——就是首先读懂全文，之后使用目的语文化中的标题语言构建合适的标题。举例来说，“*Le choix de Madame Palin comme candidate républicaine à la vice-présidence des États-Unis choque le parti démocrate*”（《巴林夫人作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震惊美国民主党》）这个标题就与法国标题的写作风格完全吻合，而且与《华尔街日报》略带讽刺性的简约标题也相得益彰。标题原文及标题翻译都必须符合各自文化中标题写作的一般性管理，因为标题写作是一种写作类型——所谓类型，就是某种语言的使用一定要符合某种情境——承

诺、洗礼、威胁等也都是不同的类型。一共有多少种类型呢？数不胜数。那我们如何判断某个句子属于哪种类型？至于这一点，只能说我们都判断不出来，这也是重点。没有哪个句子包含翻译时需要的全部信息。翻译一个语法正确、用词得当的句子时，缺失的关键信息之一就是句子类型。译者只有在话语的语境中才能判断句子类型。当然，如果是口语的话，译者要想知道句子类型，就必须要在场，在情境之中，亲自听到句子说出来。通常，你会更了解书面文本。一般情况下，翻译人员首先要知道文本的类型，比如是铁路运行时刻表、一首诗、联合国讲话，还是小说片段（绝大多数人都会先看一下文本的封面或其他文字材料，了解自己要读的是什么之后才会开始阅读），之后才会开始翻译。翻译人员要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就首先必须了解自己要做什么工作。

翻译“太过久远”“看不到”“意料之外”的内容，或者文学学者所谓的“以翻译文本作为其本身的翻译”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毕竟，有些大学生期末考试的时候就会遇到这种情况。但翻译人员并不能完完全全照实翻译，因为话语的语境和类型完全要靠猜测。就算一个人真的猜对了，而且就算猜对了意味着你知识广博、头





脑聪明，你也只不过是在做游戏罢了。

在大部分语言和文化中，多数类型都有便于识别的形式：厨房食谱、集市炒作、问候、哀悼、结婚宣告、法庭诉讼、橄榄球规则及讨价还价等行为可见于世界各处。这些类型所使用的语言形式有一定区别，在某些情况下差别会很大，但只要翻译人员知道自己翻译的是哪种类型，熟悉该种类型在目的语中的形式，那么翻译出来的文本就不会有太大偏差。翻译文本的使用者对恰当翻译中口语形式变化提出异议时，才会出现各种问题。翻译人员不是把中国的食谱翻译成“英语”，而是会将之翻译成食谱。同样，电影片名需要翻译时，译文也要是电影片名，而不能是考试答案一样的内容。

79 《爱很复杂》(*It's Complicated*)是一部由亚历克·鲍德温(Alec Baldwin)和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主演的浪漫喜剧。在剧中，他们两个扮演的角色离婚多年后在洒满阳光的圣芭芭拉海滩发生了一段浪漫故事。片名中的“复杂”体现在鲍德温已经有了身材凹凸有致且多疑成性的年轻妻子，妻子还带着一个听力极度敏锐的五岁儿子，鲍德温和前妻所生的三个孩子也有出现——最小的十八岁，最大的二十五

岁了。他们两个可以重归旧好吗？电影以非常浪漫的场景结束，鲍德温坐在花园的秋千上，说了一句“*It's complicated*”。如果这句话是从任何话语的场景中抽象出来的，那么“*It's complicated*”完全可以用法语“*C'est compliqué*”来表示。在学校测验中，这样的回答肯定会得满分。

电影中，鲍德温那句“*It's complicated*”包含着听天由命、回避和不确定的感情，如果用法语句子“*C'est compliqué*”本也无可厚非。但该电影在法国发行时，发行方使用的片名并不是 *C'est compliqué*，而是“*Pas si simple!*”(“*Not so simple*”，“没那么简单!”)

这样翻译并不是说表达的意义有何不同，也不是因为话语的语境一力改变了其含义：从某种程度上说，电影片名既然作为片名，就没有任何语境。新版本的片名要宣告并构成作品含义被构建的情景。换言之，标题创作是对语言的特殊运用——这也是一种类型。和其他类型一样，只有翻译之后的标题片名才能恰当发挥其功用，也就是说，只有符合目的语标题片名使用的惯例时，它才能算作是一种翻译。同样，翻译恭维他人的话语时，最重要的是使用完成我们称之为恭维这一动作的



语言。

在与法语和英语相似的语言和社会中，两种语言的句子的形式、语言内容都很相近，也有同样的类型功能。但也不尽然。因此，合适地打破条条框框也是翻译人员的工作之一。

现代法语口语中，*complicqué* 暗含着英语单词“complicated”所不具有的意义。在某种语境中，*complicqué* 包含“过于复杂”和“不正常”的意思。要想推迟某个决定、摆脱某种困境或抱怨生活的坎坷时，另一种相似的表达方式就是说：“it's not so simple”。当然，如果有恰当的语境，在英语中也可以这样表达。但这可以作为电影标题吗？“Not so simple!”好像达不到想要的效果，这也是原版电影的制片人没有使用这种表达的原因。但在法语中，这种表达却很恰当，巧妙地避开了 *C'est complicqué* 中多余的表达“不正常”的暗示。以上选择不只需要翻译人员有“母语水平”，还需要翻译人员对文本类型有深刻的认识。

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任何语言中，所有书面表达及口语表达都不能独立具有意义，也无法在自身身上找到意义。翻译表现了话语的意义，从这一方面说，翻译

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让我们能找到原文使用这种表达的意义何在。实际上，要想确定某个话语是否具有某种意义，最好的方式就是请别人为你翻译一下。

一词在原文中没有完全对应的翻译。

益。东译基因个西古金而部每及的亦所共中很精通百雅

千根回单环会课不回出不共义融和答答答的理理理

皆皆皆容容容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而事高并然天准出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